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阴郁模样的从文，目送二掌柜出房以后，用两只瘦而小的手撑住了下巴，把两个手拐子搁到桌子上去，“唉！无意义的人生——可诅咒的人生！”伤心极了，两个陷了进去的眼孔内，热的泪只是朝外滚。

“再无办法，火食可开不成了！”二掌柜的话很使他十分难堪，但他并不以为二掌柜对他是侮辱与无理。他知道，一个开公寓的人，如果住上了三个以上像他这样的客人，公寓中受的影响，是能够陷于关门的地位的。他只伤心自己的命运。

“我不能奋斗去生，未必连爽爽快快地结果了自己也不能吧？”一个不良的思绪时时抓着他心。

生的欲望，似乎是一件美丽东西。也许是未来的美丽的梦，在他面前不住的晃来晃去，于是，

他又握起笔来写他的信了。他要在这最后一次决定自己的命运。

A 先生：

在你看我信以前，我先在这里向你道歉，请原谅我！

一个人，平白无故向别一个陌生人写出许多无味的话语，妨碍了别人正经事情；有时候，还得给人以不愉快，我知道，这是一桩很不对的行为。不过，我为求生，除了这个似乎已无第二个途径了！所以我不怕别人讨嫌，依然写了这信。

先生对这事，若是懒于去理会，我觉得并不什么要紧。我希望能够像在夏天大雨中，见到一个大水泡为第二个雨点破灭了一般不措意。

我很为难。因为我并不曾读过什么书，不知道如何来说明我的为人以及对于先生的希望。

我是一个失业人——不，我并不失业，我简直是无业人！我无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岁以前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过去的六年，我只是这里那里无目的的流浪。

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

不出办法去找一个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湖南，四川，到处飘，我如今竟又飘到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

经验告诉我如何不适于徒坐。我便想法去寻觅相当的工作，我到一些同乡们跟前去陈述我的愿望，我到各小工场去询问，我又各处照这个样子写了好多封信去，表明我的愿望是如何低而容易满足。可是，总是失望！生活正同弃我而去的女人一样，无论我是如何设法去与她接近，到头终于失败。

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找同情与爱？我怀疑，这是我方法的不适当。

人类的同情，是轮不到我头上了。但我并不怨人们待我苛刻。我知道，在这个扰攘争逐世界里，别人并不须对他人尽什么应当尽的义务。

生活之绳，看看是要把我扼死了！我竟无法去解除。

我希望在先生面前充一个仆欧。我只要生！我不管任何生活都满意！我愿意用我手与脑终日劳作，来换取每日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我愿……

我请先生为我寻一生活法。

我以为：“能用笔写他心同情于不幸者的人，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小孩子，”这愚陋可笑的见解，增加了我执笔的勇气。

我住处是 x x x x x ，倘若先生回复我这小小愿望时。愿先生康健！

“伙计！伙计！”他把信写好了，叫伙计付邮。

“什么？——有什么事？”在他喊了六七声以后，才听到一个懒懒的应声。从这声中，可以见到一点不愿理会的轻蔑与骄态。

他生出一点火气来了。但他知道这时发脾气，对事情没有好处，且简直是有害的，便依然按捺着性子，和和气气的喊，“来呀，有事！”

一个青脸庞二掌柜兼伙计，气呼呼的立在他面前。他准备把信放进刚写好的封套里，“请你发一下！……本京一分……三个子儿就得了！”

“没得邮花怎么发？……是的，就是一分，也没有！——你不看早上洋火、夜里的油是怎么来的！”

“……”

“一个大没有如何发？——哪里去借？”

“……”

“谁扯谎？——那无法……”

“那算了吧。”他实在不能再看二掌柜难看的青色脸了，打发了他出去。

窗子外面，一声小小冷笑送到他耳朵边来。

他同疯狂一样，全身战栗，粗暴的从桌上取过信来，一撕两半。那两张信纸，轻轻的掉了下地，他并不去注意，只将两个半边信封，叠做一处，又是一撕，向字篓中尽力的掬去。

1924 年 12 月中旬作

（原载 1924 年 12 月 22 日《晨报副刊》

署名为休芸芸）

遥 夜

——一及二

—

我似乎不能上这高而危的石桥，不知是哪一长辈曾像用嘴巴贴着我耳朵这样说过：“爬得高，跌得重！”究竟这句话出自什么地方，我实不知道。

石桥美丽极了。我不曾看过大理石，但这时我一望便知道除了大理石以外再没有什么石头可以造成这样一座又高大、又庄严、又美丽的桥了！这桥搭在一条深而窄的溪涧上，桥两头都有许多石磴子；上去的那一边石磴是平斜好走的，下去的那边却陡峻笔直。我不知不觉就上到桥顶了。我很小心地扶着那用黑色明角质做成的空花栏杆向下望，啊，可不把我吓死了！三十丈，也许还不止。下面溪水大概是涸了，看着有无数用为筑桥

剩下的大而笨的白色石块，懒懒散散睡了一溪沟。石罅里，小而活泼的细流在那里跳舞一般的走着唱着。

我又仰了头去望空中，天是蓝的，蓝得怕人！真怪事！为甚这样蓝色天空会跳出许许多多同小电灯一样的五色小星星来？它们满天跑着，我眼睛被它光芒闪花了。

这是什么世界呢？这地方莫非就是通常人们说的天宫一类的处所吧？我想要找一个在此居住的人问问，可是尽眼力向各方望去，除了些葱绿参天的树木，柳木根下一些嫩白色水仙花在小剑般淡绿色叶中露出圆脸外，连一个小生物——小到麻雀一类东西也不见！……或是过于寒冷了吧！不错，这地方是有清冷冷的微风，我在战栗。

但是这风是我很愿意接近的，我心里所有的委屈当第一次感受到风时便通给吹掉了！我这时绝不会想到二十年来许多不快的事情。

我似乎很满足，但并不像往日正当肚中感到空虚时忽然得到一片满涂果子酱的烤面包那么满足，也不是像在月前一个无钱早晨不能到图书馆去取暖时，忽然从小背心第三口袋里寻出一枚两

角钱币那么快意，我简直并不是身心的快适。因为这是我灵魂遨游于虹的国，而且灵魂也为这调和的伟大世界溶解了！

——我忘了买我重游的预约了，这是如何令人怅惘而伤心的事！

二

当我站在靠墙一株洋槐背后，偷偷的展开了心的网幕接受那银筝般歌声时，我忘了这是梦里。

她是如何的可爱！我虽不曾认识她的面孔便知道了。她是又标致、又温柔、又美丽的一个女人，人间的美，女性的美，她都一人占有了。她必是穿着淡紫色的旗袍，她的头发必是漆黑有光，……我从她那拂过我耳朵的微笑声，攒进我心里的清歌声，可以断定我是猜想的一点不错。

她的歌是生着一对银白薄纱般翅膀的：不止能跑到此时同她在一块用一块或两三块洋钱买她歌声的那俗恶男子心中去，并且也跑进那个在洋槐背后胆小腼腆的孩子心里去了！……也许还能

跑到这时天上小月儿照着的一切人们心里，借着这清冷有秋意夹上些稻香的微风。

歌声停了。这显然是一种身体上的故障，并非曲的终止。我依然靠着洋槐，用耳与心极力搜索从白花窗幕内漏出的那种继歌声以后而起的窸窣。

“ 喉……！”这是一种多么悦耳的咳嗽！可怜啊！这明是小喉咙倦于紧张后一种娇情表示。想着承受这娇情表示以后那一瞬的那个俗恶厌物，心中真似乎有许多小小花针在刺。但我并不即因此而跑开，骄傲心终战不过妒忌心呢。

“再唱个吧！小鸟儿。”像老鸟叫的男子声撞入我耳朵。这声音正是又粗暴又残忍惯于用命令式使对方服从他的金钱的玩客口中说的。我的天！这是对于一个女子，而且是这样可爱可怜的女子应说的吗？她那银筝般歌声就值得用一点温柔语气来恳求吗？一块两三块洋钱把她自由尊贵践踏了，该死的东西！可恶的男子！

她似乎又在唱了！这时歌声比先前的好像生涩了一点，而且在每个字里，每一句里，以及尾音，都带了哭音；这哭音很易发见。继续的歌声

中，杂着那男子满意高兴奏拍的掌声；歌如下：

可怜的小鸟儿啊！
你不必再歌了吧！
你歌咏的梦已不会再实现了。

一切都死了！
一切都同时间死去了！
使你伤心的月姐姐披了大氅，
不会为你歌声而甩去了，
同你目语的星星已嫁人了，
玫瑰花已憔悴了——为了失恋，
水仙花已枯萎了——为了失恋。

可怜的鸟儿啊！
你不必——请你不必再歌了吧！
我心中的温暖，
为你歌取尽了！

可怜的鸟儿啊！
为月，为星，为玫瑰，为水仙，为我，为一

切，为爱而莫再歌了吧！

我实在无勇气继续的听下去了。我心中刚才随歌声得来一点春风般暖气，已被她以后歌声追讨去了！我知道果真再听下去，定要强取我一汪眼泪去答复她的歌意。

我立刻背了那用白花窗幔幕着的窗口走去，渺渺茫茫见不到一丝光明。心中的悲哀，依然挤了两颗热泪到眼睛前来……

被角的湿冷使我惊醒，歌声还在心的深处长颤。

1924 年圣诞节后一日北京作

（原载 1925 年 1 月 19 日《晨报副刊》）后收入

《鸭子》（戏剧、小说、散文、诗歌合集）

北新书局 1926 年 10 月初版

公寓中

公寓中度着可怜岁月。借着连续的抑郁，小孩子般大哭，昏昏的长睡，消磨了过去的每一天时间。日子过的并不慢，单把我到京的日子来数一下，也就是五个月了！体子虽然很弱，果不是自己厌倦了生活周遭事事物物来解决自己；倒靠天为结束，说不定还有许多岁月！

对于一切未来，我实在没有力量去预算计划了！我正同陷进一个无底深的黑暗涧谷一样：只是往下堕，只是往下堕。

——11月16日

听着桌上小钢表一滴一答的走着，它只是催我向时间的道上走去。这太令人难堪了！自应把它行动停止。但是，它不则声了，我又听到我心

的跳动，而且窗下的日头影子，……都依然似乎在那里告我：傻子！你还是为时光老人支配你跑着呢。

我知道了，人与一切都是为这老厌物支使着！人与一切都是为这老厌物背起向无穷渺茫中长跑！但是，他们她们都会在这一段长途路程中寻出一点相互的娱乐，它却只准我看着它那又冷酷又枯燥而且还死呆呆的面孔终日默坐。可恶的老厌物啊！

——11月17日

我病了，我确是有病！我每次对着村弟弟给我那个钢表反面未脱镍处发见我的瘦小脸子时，的确，两个眼睛都益发陷进去了，胡子是青了硬了，脸上哑白颜色正同死人一样，额角上新添了一道长而深的皱纹；但这都还不能说是病，不过人老一点罢了！我睡时摸到两个胯骨时竟像新生了一对棱角。我不能得到一夜安安稳稳睡过；总是醒上四五次；有时开起两只眼睛过一夜。

别人用亲热态度问我：你是什么病，起什么病

态？我总是支吾其词，不爽爽快快地说一声：性的不道德——手淫！我不是怕人会骂我不道德或别的更冷酷更难堪的话语，实在是因这病太令我伤心了。

在每次强烈的伤心刺激以后，我的病便发作了。（有个时候我还很能用良心来负责表示这是自杀的一种方法）照例兴奋后的疲惫，又拿流不尽竭的热泪来忏悔，啊！啊！五尺之躯，已是这般消磨了！

我不觉到这是罪恶与污秽，道德于我已失了效力。

——11月20日

这时，正是下午七点钟样子。大概是风也有点吹倦了！窗子已不再听到虎虎响声。这时外面总不至于不能走，我顶好是跑到马路上去逛一趟。马路上自然比室中要更冷一点，但因为走动，我两只冻紫的脚，多少总可以暖和一点！并且我还有用意，因为公寓中可怕的寂寞，实在使人难过，我正可以乘这暮色苍茫里，到外面去找

一点能够兴奋我这神经的事情，足以伤心的材料，好拿回来独自个玩味领略。既不能享一点肉的现实娱乐，得到可以出眼泪的悲哀也还好！

马路上去做什么事？马路上去看女人！

这种闲暇事，怕任何人都不会有罢。瑟瑟缩缩于洋货店，点心铺。……什么稻香村玻璃窗外头，固然有许多闲朋友，但他们这时正对着一些毛茸茸像活狐般皮领巾，五光十色的轻绸绣缎，奶油饼，油鸡，酱肘子，做遐想去了；不然，也围到店门外炒糖栗子锅边余烬取暖去了！对于洋车上或步行的阔人哪有兴趣来赏鉴。至于另外一种中等人物，街上走的自然不少，他们也许有半数是为寻开心而到这闲踱着的，但总不至于像我这样：专心一致的把这长部分时间消耗到看跑来跑去一些女人身上！

黑而柔的发，梳出各种花样；或者正同一个小麻雀窠，或是像受戒后行者那末松松散散。圆或长或……各样不同的脸子。白的面额。水星般摄人灵魂的黑眼睛。活泼，庄重，妖媚……各样动人的态度。身上因性的交换从对方得来的；或是为吸引别人视线各种耀人眼睛的衣饰——

数不清的女性特具形色；还有那从身上放出那一种是化妆品非化妆品，一种女人特有的香味，这都是使我从醉心企慕中生出种极强烈的失望。

在单牌楼以西，电灯似乎稍为稀疏了一点。街沿是那末宽，加之又不比白天人多拥挤。在黑暗一点时，我眼泪不由自主地又要跑出来了。但我是用强力制止着，不能让它任意消费。因为这时果一齐泄去，那末，到这公寓时又要寂寞了！这实不是我所愿。我固然要眼泪把我压伏着潜隐的悲哀抑郁冲去，但这最好是放在公寓中行这洗礼，因为哭倦了，气平了，夜里可以得到一晚好睡。

——26 日

灯罩子也“乘人之危”，只轻微地同桌角一碰就碎成了各种不规则小片了，这正同每晚上顶棚上面那小耗子一样：欺侮我无法处治。虽然只须九个子儿得到一个候补者，但这时除了从昨天换那小毛子剩下五枚，从枕下寻出一枚双铜子以

后，实在无法去凑数了；只好请它休息一晚。

卖煤油那老老来时，竟自动要借我钱——买罩子以后还可以到十五回图书馆取暖的数目——我并不疑心到他因每天用油的原故才如此慷慨，但终于拒绝他了；虽然是很和气的说。

心中终于有点抱歉，他真可怜，他的确太好了！

晚上既不能点灯，只好一吃完饭就上床睡下。心里空虚渺茫，不觉到什么不快，这大概是神经疲倦不能再起伤心作用了罢。耳朵听到老唐放在桌上的小闹钟同村弟弟给我那旧表竞走。听来不五六下，似乎闹钟就跑到前面一点了，但到了早上看来，又每是我那旧表上前四五分。

——11月28日

衣袋中铜圆已到不能再因相换而发响的数目了。本应再写一碰命运的信到陈先生那里去探探门房——他曾答应为我介绍一个湖南同乡的门房——的事情弄妥没有，再不然，便合再老起脸到郁先生处看看风色，但是，果真要拿这一枚双铜子